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備忘集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羅俊

集部六

備忘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備忘集十卷明海瑞撰瑞有元祐黨人碑考已著録明史藝文志載海瑞文集七卷

國朝廣東鹽運使故城賈棠與邱濬集合刻者止六卷是編載瑞所行條式中糸之文校為

全備乃康熙中瑞六代孫廷芳重編原跋云共一十二卷分為十冊今考此本冊數與跋相合然每冊止一卷實止十卷較原跋尚闕二卷未喻其故也瑞生平學問以剛為主故自號剛峯其入都會試時即上平黎疏為戶部主事時上治安疏戇直無隱觸世宗怒下詔獄然世宗復閱其疏亦感動太息至擬之於比干後巡撫應天鋭意興革裁抑豪強惟

以利民除害為事而矯枉過直或不免一偏如集中畢戰問井地論力以井田為可行謂天下治安必由於此蓋但覩明代隱匿兼并之獘激為此說而不自知其不可通然其孤忠介節實人所難能故平日雖不以文名而所作勁氣直達侃侃而談有凜然不可犯之槩當明季士風頽茶之際切墨引繩振頽醒瞶亦救時之藥石滌穢解結非大黄芒硝不

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集中疏後為序序後為申文為論論後復為序序後為書書後又為序其他雜見錯出不勝指數蓋廷芳編録時隨其所得綴輯為卷故不以門類為次今以其無關考核姑仍其舊録之云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備忘集卷一

明 海瑞 撰

奏疏

久安疏

廣東舉人臣海瑞謹奏為區處兵後地方以絶後患圖久安事臣竊見瓊州一府顒顒獨居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黎岐中盤州縣濱海旋於外譬之人黎岐心腹

州縣四肢黎岐為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將必浸淫四潰而為四肢之患州縣無久安之理古先聖王之治遠方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外與吾中國有所限隔之地若瓊則內之黎岐與外州縣百姓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坦夷道路自國初以至今日除戍守軍民兵截殺并整飭兵備道督兵鵰勦不計外兩廣巡撫都御史上請弘治十四年征儋州昌化縣黎嘉靖二十

年征陵水縣崖州黎嘉靖二十九年征感恩縣崖州黎凡三大舉矣每舉調兩廣官兵十餘萬費銀數十萬兩前後屯兵防守騷害居民或三年或四年後止然竟不能使黎寇讋服迄今刼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瓊飫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虗費陛下兵糧迄無一臣為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請為陛下言之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澄邁縣臨高縣儋州昌

化縣感恩縣至崖州計程一千一百里自崖州轉東歴陵水縣萬州樂會縣會同縣文昌縣復之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圜三徑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臣嘗博訪附黎居慣行黎村人及近日大征踏路官兵皆稱自崖州羅活峒抵瓊山縣大坡頭營三日可至是黎岐盤踞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以至今日殘害國家亦子若此之毒而無已調用國家官兵若此之衆費用國

家銀糧若此之多兩廣有巡撫都御史總其權瓊州有兵備副使專其事嘉靖十九年以來又有守備叅將之設迨不能一施勦撫安輯吾民何故武臣憚難畏寇文臣養望待遷圖目前苟安不為地方永久謀慮黎小寇害則隱匿不申請大寇害調兵又苟且奏功姑以應事塞責瓊郡誌書歷載識者開道立邑之議又載弘治十四年大征議及此而未行為深憾彼非不明知之也而莫或行焉聞有志立功業者亦慮事掣肘難行邀功起

釁之譏隨有可懼欲舉而止無一人竭材力盡忠實心為瓊遠計為陛下擔當事者黎寇稔知其習竊畀癸之是以大兵一退即旋轉耕其田處其地數年生長積聚仍前為州縣寇害不少衰止若使兵威震疊不曰此亦可以奏功蒙顯賞擢從而計久長開通十字道路設縣所城池中峙叅將府兵備道則立犄角之形成蠶食之勢矣日磨月化今日寧復有黎乎夫得黎無益於地方處黎或劇於計畫謂不足州縣置之可也黎人居處皆

寛廣峝場耕作皆膏腴田地非得地不可耕而食文昌縣斬脚峝等黎瓊山縣南岐峝等黎令悉輸賦聽役與吾治地百姓無異儋州七方峝令亦習書句能正語以此例之非得人不可畜而使黎固方四百里地也凡我兵征討無一次不擣巢穴無一次不收成功時異事殊則又不可以危叢險阻如貫指之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賊戰士自死由未開道立縣也故臣嘗以為弘治十四年開道立縣可無嘉靖二十年大

征嘉靖二十年開道立縣可無二十九年大征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歳歳鵰勦年年守戍諉之曰地土險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遠人之說者皆庸人苟禄偷安不肯身為地方當事託詞也往不可諫矣今距大征僅三歳兵威之震懾於黎人尚存遺黎之生聚猶寡開道立縣今日可及為也不然數年後必一大變一大變必用兵十餘萬必費銀數十萬两必殘破地方必毒痡赤子功虧一簣坐失事機陛下將奚取哉臣雖未嘗手

操矢刃地方變故區處事宜則習聞知矣倘得專任其事馳驅兵革之間俾黎土盡為治地黎岐尚蠻盡為良民臣亦能之事如不効請丼服上刑以謝欺罔虛費兵糧之罪第臣平昔濡染翰墨之人一旦言及軍旅似可駭聽夫瓊固有兵備副使之設矣于此不為是謂虛位伏乞陛下明勑羣臣中知識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備副使以專治黎之任瓊去京師萬里當事請裁或致遲誤設縣立所限其大槪秉機

審勢聽其便宜凡一切招民置軍設里建學遷創縣所屯田巡司驛遞諸事請許撫按臣等從中節制年年借用許其調廣西土兵廣東漢達官軍打手約四千人值變故許其調用約萬人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半以充其費陛下三年考其成立之功七年稽其變化之效彼得專任之柄寛其行事而又功少不完不遷其官事少不效必重其罪欲不盡心力而為之不可得也永絶禍根遺安萬代省國家無已之費紓陛下拊髀之憂可計

日見矣經畧瓊州計無有過於此者諸臣無有一為
陛下言之一為陛下任之臣每痛焉伏望皇上采納
臣言勑兵部咨行兩廣撫鎮衙門會同巡按守巡各
官從長計處則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治安疏

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謹奏為直言天下
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君者天
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

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為不稱是故事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諛順曲從致使實禍蔽塞主不上聞焉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卅乃使之反求眩瞀失趨舍矣予非通論也臣受國恩厚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

不一毫虚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為悦不過訐披肝膽為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類柔慈恕恭儉雖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質英斷

睿識絶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畧如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辯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内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虚語也高漢文帝逺甚然文帝能

充其仁順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力誠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子之而貫朽粟陳民少康阜三代下稱賢君焉陛下則銳情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遐舉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

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産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光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

補之今日所頼以弼棐匡救格非而歸之正諸臣責也夫以聖人而絶無過舉則古昔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樂同辭表賀興宫築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覔寶户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陛下一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而面從陛下昧没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内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情之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贓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己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

臣言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執一二事形迹說既為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為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而為性命

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昔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淺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

列而歷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采而得藥必工擣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姦人逆陛下懸思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

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為道也即近事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貪竊今為逆本梁材守官守道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為嚴嵩之順不為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

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掣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逆也而責之效忠付之以翼為明聽也又欲其順吾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為腹心衛也而自為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而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焉無是理也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憂天下不安不治由是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

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與皐䕫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内之宦官宫妾外之光禄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内倉内庫下之户工部光禄寺諸廠藏段絹糧料珠寳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

而國有餘用民有益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之行令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為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名募驅緇黄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

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百廢具舉百獘剗絶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為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糾率肅清於其間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用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遂興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禄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禄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為順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眛死竭卷卷為陛下一言之一

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於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乞終養疏

尚寶司司丞臣海瑞謹奏為懇乞天恩容令終養事臣原廣東海南衛籍番禺縣人臣甫四歲父瀚不幸蚤世時母謝氏年二十八誓自礪守勉針黹紡績資之育臣教臣至有今日原父止生臣一人別無以次兄弟母念

父嗣如綫愛臣尤篤臣由嘉靖二十八年舉人三十二年閏三月内授南平縣儒學教諭三十七年五月内陞淳安縣知縣四十一年十二月内調興國縣知縣三任十一年母皆隨禄就養母之待臣雖年當強仕日夕相依不殊襁褓後因寒嗽成衰自憂不堪北地寒苦是以四十三年十月内臣當朝覲陞户部主事臣母涕泣別臣回鄉調疾四十四年十月内臣以建言值先帝震怒臣母風聞臣罪必誅痛臣念臣前病轉劇後法司擬臣

罪取決柖請先帝留中不下旋於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遺詔復職此出臣望外諸臣前無所得而得之恩出臣毋望外以為必死而今日復得生之想也先帝厚恩出臣望外伏讀盞懲成美端仗後賢之詔則今日亮采獻納輸軀圖報於陛下以為先帝報猶恐萬分之一未有濟也陛下新服厥政之初正勵精求助之日遂欲求去可言之乎忍言之乎但臣所值有甚不得已者臣毋今年七十八矣臣年五十有四以是計之正李密盡臣

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之謂長者可以補酬短者不容於多得況臣家瓊山縣去京師九千四百九十里旁無兄弟以調母疾下無男嗣以紓母懷止是一母一子而母思子懸心天涯之北子思母懸心天涯之南憂思衰病百端攻心老人風前燭也氣血幾何可堪此苦我祖宗以孝治天下大明令凡官員父母年七十果無以次人丁自願離職就養者聽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之情察臣今日不得不歸之故勅下該部照例放臣回籍

奉侍老母俟母養獲終臣照舊赴部供職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也臣感恩益深圖報益切致身捐命所甘心矣臣心懇切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戰慄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自陳不職疏

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臣海瑞謹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嚴考察事臣年五十六歲廣東海南衛籍番禺縣人由嘉靖二十八年舉人歷任福建南平縣儒學教

諭浙江淳安縣知縣江西興國縣知縣戶部主事兵部
主事尚寶司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隆慶元年十
一月内復蒙聖恩超任令職近該南京吏部劄付准吏
部咨該本部題奉欽依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員臣忝
官四品例當自陳念惟皇上先釋臣為再生之恩後用
臣又不次之擢是矢心圖報羣臣中當莫有如臣者矣
而臣禀質庸愚才猷淺薄感德之情無窮報德之才不
稱言思供職有負初心夫我祖宗惟留都以右通政員

掌司事辯驗公文詞狀而發遞奏聞出納惟允重寄也此不稱官他復何稱是撿幽而黜羣臣亦莫有如臣者矣伏望宸聰俯察將臣罷歸海濱別揀英才以充斯任進賢退否大舒乾斷庶幾乎政事無微不舉而聖治益隆矣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緣係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嚴考察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官江大斌齎捧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改折祿米倉糧疏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臣海瑞謹題為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
節被災傷地方事臣奉命巡撫江南各州縣被災所在
甚多分數應題請者臣照例題請已蒙皇上覃敷洪恩
賜之改折賜之蠲免小民歡忻鼓舞感恩無窮極矣臣
復何言但今年水災實是異常往年霪雨為害霜降後
水漸消涸今大不然江南地氣濕熱冬至後不能播麥
種播之不生今距冬至九日耳常年播麥之地尚十有

五六湌深水中來夏麥秋預絶望於今日矣且災止一方猶有轉輸可望今則北之淮揚徐邳南而浙東西而應天太平廣徳等府州莫非水災之地旁郡無可轉輸本地無可借貸查得嘉靖四十年水災先皇帝准將五府六部等衙門米悉與改折止論水災則嘉靖四十年稍甚若論近冬至水不消涸來年二麥缺收則比嘉靖四十年之災又過之今除内府白熟米係上用所需臣不敢言矣其禄米倉諸臣隨朝米并吏役監生樂舞

生天文生醫生儒士月米伏乞皇上軫念江南今歲之
窮比照嘉靖四十年例勑下該部覆議盡與改折其折
銀即部運官同白熟米齊解留米以濟江南之饑折銀
以濟諸負役之用況祿米倉每歲約該米五萬九千石
上下大約每歲支放五萬四千餘五千嘉靖四十四年
總督倉場侍郎張守直題奉欽依照漕糧一尖一平收
兩平放又加耗米二升為七升除去三升脚米尚有四
升祿米隨收隨放與漕糧久貯有消耗不同以羨餘之

積合支銷之存計今五年矣約可再足一年支放皇上雖與盡折一年舊米將盡新米又登又非缺然無米可兼支也事無窒礙可行民切饑苦當恤緣係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題請旨

開吳淞江疏

題為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饑民事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而然也婁江

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惟此督責日至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為就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為害之大淹浥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為淹沒漂浥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

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濶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秋收蕪之二麥未佈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矣饑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饑民按工給與銀米

於今正月初三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黄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縣邰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饑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饑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勑下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粮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

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饑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題為再濬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饑民事臣於正

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請外臣於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地方父老鄉官舉監生員人等紛紛告稱本縣白茆河道雖經隆慶二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靠北一帶縣分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尚有四日之程饑民之能赴工於吳淞者十之一二而已若是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臣旋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丈驗濶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及三尺

果然淺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其中三處而已劉家河原通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為缺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請吳淞江工銀尚有餘剩可充他用吳淞江河因饑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決矣青黃不接饑民尚苦無處趂食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濟饑而無益於後不若仍照吳淞江事例興工之

中蕪行賑濟既有利於目前之饑民河道開通且有望
令秋之成熟臣已責令署縣事常州府通判姜國華丈
量約長該五千七丈七尺因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通
融牽搭計該用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
工計該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
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損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尚可
成此一河道也饑民告濟不散不止臣已行令縣丞夏
佐典史鍾應亨各分工專督通判姜國華總行稽察於

二月初九日興工矣伏望皇上軫念饑民當賑水利當興勅下該部覆議俯賜俞允地方不勝幸甚

處補練兵銀疏

題為河工告成乞賜處補錢糧兼圖後效事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歴上海縣勘得吳淞江淤為平地約有八十餘里三吳水利此為第一各縣民告饑甚急臣思昔人興工救荒旋於今正月初三日破土起工實自初八日以後人工方集二月二十日後漸收工二十九日告成

臣親行相視量得開深該一丈六尺面濶十五丈下濶七丈五尺前估計題請該工食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止用過銀六萬八千三百九十七兩東西二壩未開并近壩一里内再議開深三尺以受壩外渾泥并營工犒賞開壩造橋等項共再用一千餘金可完事工成之速工費銀不盡用其估計之數人夫以饑趨事連月不雨有天幸也又勘得内出之水係清流外入之潮湧帶泥土若内水急流則足以衝蕩潮泥免於淤塞父老皆稱

太湖水道節有攔壅計有嘉定縣夏家口吳江縣長橋長洲縣寶帶橋吳縣胥門等處行委同知黄成樂吳宗吉踏勘凡可通流入吳淞江去處逐為疏濬畢後方行開壩又臣於正月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勘得白茆一河果是淺狹亦於二月初九日興工估計該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該縣於三月初報完工六分計至二十以後亦可漸次收工完工不過月盡矣其吳淞江工候旨未下臣權宜借發松江府蘇州府練兵銀各一

萬兩鎮江府銀二萬兩白茆河借發常州府練兵銀一萬兩蘇州府銀四千兩先因各方水災臣令徧修圩岸塘浦支河堰垻賑濟原查導河贓罰銀兩聽各該府縣充用是以解至吳淞江白茆者其數不多今松江府銀一萬兩補足餘四萬四千兩未補伏望皇上將臣二次題請俯賜俞允借發未補銀兩容接任撫臣如數調取補足白茆河未完工并夏家口長橋寶帶等處及四府圩岸塘浦支河等項廵鹽御史吳從憲見在廵案約至

三月盡可成功矣夫事貴善始尤當善終若使先年時加修濬吳淞白茆豈至淤塞自臣到任之後查得水利官皆分管别事别差委問之水利茫然無知水利之事與已若不關涉上司不以為曠官本官不以為失職水利不興其所由來久矣伏望皇上勑下該部凡河道圩岸塘浦等處著令時加修理撫按以此殿最府縣部院以此殿最撫按庶乎旱潦有備年穀豐登民獲秋收之利而國計亦有攸賴矣

革募兵疏

題為復兵制以省冗費安地方事自古聖賢論兵止是言教之坐作進退之方教之親上死長之義自此之外無他道也以故寓兵於農田獵講武我祖宗初設旗軍繼後復設民壯即古遺意為之不知起自何時流弊至今專行召募夫本地兵令人呼為主兵自他召募呼客兵亦既明知其有主客之别矣從來主人未有不顧其家者賓客忽然來忽然去視今所主之家固傳舍也其

長其上其將領部率傳舍中主人也一朝一夕可以使之親之於平時可以使之死之於有事乎出力以養軍出力以養民壯加之餉兵令告病矣賦斂於民日增日重害在百姓之身未足言也二三十年以來閩廣浙直之變大抵生自募兵名之則為兵散兵則為賊再有名募又不過即此前日之賊應之往往來來外援內間當事諸臣亦非盡暗其莫可測度之心不之知也為是小民偷逸成習一僉為兵載塗怨讟驅之守戰事有難為

之者轉之名募苟應目前不講之祖宗之初不設為令日之法則誠誤矣處中秉鈞軸者亦不以其所為之為誤此一誤也關係地方非小誤也臣奉命廵撫江南披閱冊籍募兵千千萬萬不可謂無禦侮人矣然不求之本家之主而資之他方之客二心之人入我堂室有兵之憂過於無兵臣已行各行省發厚給路費回籍一應關要原把守地方僉軍旗民壯頂補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責之彼地居民保甲保長夫平時無養兵之用則一

時所費犒賞行糧無多事也倉穀可給紙贖銀可支其先年蘇公常鎮軍餉及應天等府協濟銀每年計該銀一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兩有竒并徽州府協濟近給本地方用充兵費計每年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八兩有竒民以為厲有損於民而無絲毫補益者合無候命下之日自隆慶三年起一併停免永不徵泒剪絶禍亂之萌一紓餉兵之困此民之幸一方之利亦國家之利也然臣所言者係是江南事勢通之天下事當改行今亦如是臣籍瓊山縣

親見兩廣兵事年四十入官歷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隷等處正當冦亂時節閫之識者聽之道路未有不稱募兵貽害地方亦未有不稱養兵之費有損無益者人心同然祖制當復伏望皇上勑下該部凡臣所言及其他地方事體類臣所言一併覆議速與施行若謂俟我兵練成然後漸去召募二十年前曾有此議迄今未見練成一兵未見去一應募一言截斷而事定矣事定而祖宗之制千載一日矣支吾之說臣不敢為皇上道亦不

願該部復作此等議論也

被論自陳不職疏

奏為自陳不職懇乞天恩亟賜罷斥別選賢能以當重任事臣於今三月初二日見邸報該吏科給事中戴鳳翔論臣沽名亂政大乖憲體臣即所計開逐一思省無一字是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言官誣妄臣請為皇上陳之蘇松常鎮四府路當衝要府縣官日以迎送過客為事小民冤抑雖有欲為分理之心而日無暇

時往往棄置不理事涉鄉官舉監又憚勢豪寢閣不行

臣聞之久矣臣到任之後所准狀果是比前任撫臣為

多通民隱抑強横也江南民風刁偽每放告日狀動以

三四千計臣所准行二十分中之一而已循舊規月以

初二十六二日放告非無日期也惟人命強盜貪官不

拘日抱牌訴然三五日約止准一二狀盡批府縣情重

解審非臣自問自十一月以後則告人減前所准極少

惟巡歴所至縣分准多如前謂越訴不啓有之誣告未

嘗不加重刑駁允招卷歴可查考種肥田不如告瘦狀蘇松常鎮有此民謡久矣府縣官招呈往往两可調停誣告擬罪輙曰姑念貧民愚民改輕擬詰之各官則曰一向如此江南民刁好勝非此不能解争息訟臣披先年招卷果若所言謂非法也曾援肥田瘦狀之說刋告示以禁之臣援先日民謡以禁府縣鳳翔乃捏謂民為臣興謡臣列為告示乃自彰其過使鳳翔今日得為借口耶五年田土祖宗之制謂實有斷賣文契也蘇松四

府鄉官賢者固多其人屬民致富者誠不為少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自然之理也果有實賫文契耶臣於他府縣告係白奪之狀間行一二惟華亭縣告鄉官狀所准頗多蓋華亭鄉官田宅之多奴僕之衆小民詈怨而恨兩京十三省無有也臣於十二月内巡歴松江告鄉官奪產者幾萬人向府縣官問故羣舉而告曰夫民令而後得反之也向諸生員問故則又羣聲而曰民令而後得反之也鄉官之賢者亦對臣言曰二十年以來府縣

官偏聽鄉官舉監囑事民產漸消鄉官漸富再後狀不准理民亦畏不告訴日積月累致有今日事可恨嘆先年士風不如是也為富不仁人心同憤乃鳳翔係嘉興府人嘉湖與蘇松接壤婚姻交際如一府一縣之人然鄉官富横則既知之素矣鳳翔果有為民為國之心不私親故舉而聞之皇上無不可也令本内隱下鄉官不說止說壯民隱下實賣契書不說止說五年巧為言說為鄉官立一赤幟不為小民伸理多年莫訴寃抑可以

為言官哉鄉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報數册到臣見在天理人心不容泯滅鳳翔獨無是心耶鳳翔不考其初據今日論謂民為虎鄉官為肉不知鄉官二十餘年為虎小民二十餘年為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之今還之原非鄉官之肉況先奪其十百令償其一所償無幾情見乎詞臣竊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祖宗設有軍士民壯今日别行召募成法之壞久矣臣於到任之後與各該管兵官計議計其不

可驟散亦計其係是汛畢時分除去土兵福浙兵數不多聚論則多而散守十餘處地方分數則少散之不難水行者送至定海關陸行者送至杭州方給路費娶妻置產者原議不散謂其與土著無異也選練軍舍以充把守又革去供過客吹手護送并拘解犯人脆弱不堪敵冦民壯以存兵補之原議如此案卷具在賴各官計議停妥是以散兵雖多了無言說聞報之日排入都院賴湯兵備權宜救解不知鳳翔何閧何據也原練兵銀

十一府州歲共二十萬兩奉旨留五萬兩每十兩内計免其三徵其一十一府州俱如此派奉旨如是非各府置不理也十一府州一體而行何謂偏累止照旨共派五萬兩何謂兵粮仍派仍有加派徵之民輸之官臣必行文府縣必有冊卷臣能隱之耶鳳翔捏無作有不知何故連結倭奸攻陷城池誓血為盟劫庫斬關行旅不通煙火斷絶事干地方非小小也臣欲自為遮蓋巡按御史張問明巡鹽御史吳從憲巡江御史李紹先時常

巡歷蘇松四府與有責焉縱重任在臣若彼不言為罪不小肯為臣遮蓋耶鳳翔欲陷臣而揑為危言以欺皇上鳳翔之罪大矣蘇松四府水荒為甚是以臣議開吳淞江白茆楊家濱等河各州縣徧修圩岸塘浦支河興工賑濟江北之荒比蘇松尤甚刼掠之多其經奏聞屢矣謂亦募兵所致耶建德縣原無驛遞非正路也二十年來行者憚江西驛傳道九江兵備道二衙門掛號裁革其路始通臣聞之久矣臣初到任即行池州府查議

并移文江西九江道申復相同彼不變彼江西之民而反欲臣行之耶詐稱𠡠訪民事乳臭童子此可欺之當路之官非婦人童子也府縣官禀說今年水災富家欲照往例取租佃户稱無收拖賴臣令之酌量災數二家均認𥳑矣富人哀此煢獨又當再酌口說如此未有禁示先年粮長往往於收粮時先除還自已平日私債後筭官數富豪亦乘出米之時伺逼償債公私並舉錢糧難完臣因府縣官之言有告示禁革謂待完糧後方私

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債也臣官南通政日妾死於七月
十五夜係自縊妻病死於二十四夜妾死於十一日之
先妻死於十二日之後無妻先妾後妾毆妻一日致死
之事錦綉叅謁臣二為部屬見堂官皆然未聞人謂堂
官為僣居尊之分也臣未嘗差人越境拏人討船之辱
臣所未諭皂隸說事少者五十金多者百金出金何人
禍且立至何人被害狎慢士夫何官爵何名姓其他事
端臣不敢一一煩瑣以瀆天聽鳳翔論臣揑有指實謂

臣自德州而下用夫一百名則驛遞有循環簿謂臣柴燭取足本鄉有司則番南二縣有用度數欺天玩聖臣查所准狀并問之府縣絕無此語招案皆在陞任同知李世藩被皂隸索二十金李世藩見任南户部員外王司業被皂隸索三十金放免王錫爵見轉北司業擡轎直入二司中道致害夫皂挐責三十臣當時所遇二司令熊汝達張尚大周舜岳羅元禎見官廣西雲南廣東人口可問者臣不能箝其口使不言文卷在官者臣不

能滅其跡使無徵驗臣所以謂無一字是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臣誠查省之久非敢上欺聖明強為辯説也皇上勅下該部逐一查勘可以知鳳翔之妄矣然鳳翔論臣每言其小愚臣負國其罪實大夫總理提督皇上畀臣重權行無不可而足以有為矣賢能當之二三月而治化改觀無難事也蘇松常鎮賦役不均是第一事臣任九箇月矣而賦役未見均平次是軍務而軍兵未聞強壯禁誣告而刁訟未息禁浮靡而侈僭如

初謂扶弱被侵奪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肆侵奪而富者自富有臣如此負國之罪可勝言哉鳳翔論臣誣揑其小遺忘其大是非不明則政事惑亂近日科道諸臣奉公建言者固有其人其不公者往往逞已邪思㸃汙善類不為鷹鸇以報國過為蠅口以行私營營止樊人增懼憚閣部臣明知其非亦兩可議覆而曰畏其口之繼也寓蜂難犯不得不然臣竊謂畏其口之公則可畏其口之不公則不可是非淆亂則國家之理亂由之三四

年來公私並行議論騰沸賢否莫辯人無定趨有識者曰詩人之訿訿潝潝也臣願質虛實以明國是兩可敗政死不顧聞伏望皇上亟奪臣官別選英賢以代其任而又大舒乾斷別白是非微臣負國鳳翔欺君兩不寬貸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宗社幸甚臣不勝幸甚

告養病疏

奏為衰病不能供職懇恩曲賜歸田以延殘喘事科臣戴鳳翔論臣沽名亂政大乖憲體臣近見邸報皇上不

加罪責著臣以原官總督糧儲聖恩廣大無可報矣臣復何言臣嘗謂今諸臣全犯一因循苟且之病皇上雖有銳然望治之心羣臣絕無毅然當事之念互為掣肘互為排擠而又動自諉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興國俗民風日就頹敝臣二經論効衆口呶呶臣尚執已為是臣實見得是也孔子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總督巡撫推行之大小不同而施於有政事功則一臣尚欲以身為障回既倒之狂瀾以身為標開復

古之門路蘇軾有言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臣日夕念之職任所到執理而行補報吾皇或可萬分一二也但任事在君臣孚契猶在年力精強臣氣體原弱從來疾病相仍古人稱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去六十僅三年耳天道一周人身亦一變新春增年又覺衰憊日令痰氣交作血氣益虛每一動發昏迷半日勉強視事不知臣者謂臣未衰臣之自視外強中憊衰弱為甚況臣母今年八十一一向隨任視事之

餘得以左右侍養而老人樂所自生日念鄉井臣報君事毋交戰胷中論臣衰年義當奉毋伏望皇上察臣苦情臣前自陳俯伏俟罪萬一皇上寛恩不加罪譴賜臣回籍永終田里臣廣東瓊山縣人瓊山萬里京師微臣忠悃無日可達臣再有一言焉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為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勑新任撫臣勿以臣受謗而輕改臣事忠信之事蠻貊可行勿謂鄉官過客口大難

祀不可不厚小民口小口碑不得上聞而不恤小民仍勑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不得如前挨日待遷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合俗事必認真九分之真一分放過不謂之真況半真半假者乎閣部臣之志定而言官之是非公矣閣部臣如不以臣言為然自以徇人為是是庸臣也是不以堯舜之道事皇上者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少成功遂階宋室不競之禍我皇上何賴焉胡銓之告孝

宗曰勿聽婦人言今舉朝皆婦人皇上勿聽可也

乞治黨邪言官疏

大理寺右寺丞臣海瑞謹奏為懇乞聖明賜乾斷重治黨邪言官以定國是以正人心以扶宗社事古昔聖王謂天子君臨天下一已聞見不能及逺以其責寄之臺諫之臣故臺諫之臣為天子耳目夫人一身必目而後能視必耳而後能聽官名耳目重任也臺諫膺此重任切任是以茍有論列必隨天下公議公議所畀臺諫亦

是之非天下之公是不敢是也公議所非臺諫亦非之非天下之公非不敢非也廣東道試監察御史齊康正皇上耳目所寄也其論輔臣徐階備載貪穢實跡中外傳聞人人駭異夫徐階輔弼先帝十五年無能改於先帝神仙土木之誤律之大臣以道事君之義階誠歉然矣然階與惡嵩同相十一年嵩以其貪階以其廉嵩以其邪階以其正惡嵩父子迄不加害罷黜惡嵩以來階為首相天下駸駸然有向治之漸謂非徐階翼贊之力

不可也今以老臣復相陛下陛下信而任之其才與德諒亦昭然莫逃於聖鑒下矣孟子第人臣品類謂有事是君則為容悅者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徐階心在社稷是雖畏威保位間不免於容悅順從而隨事調和足小補於天下且其不招權不納賄素所親厚事在當斥而不為之容素所怨惡事在可取而不為斥逐古之所謂休休有容克伐怨欲不行焉階亦有之有臣如階者天民大人品題不及謂非一時之選社稷

之衛也哉臣之所言中外公議徐階一大公斷案也齊康身為御史任陛下耳目之寄乃敢不顧公是公非揑架無影虛詞汙辱宰輔次相李春芳清勤慎守保惜名節均之可必其為善不為惡人也康奏連及焉善人君子齊康一網打之矣康將以其狡且兇如高拱者謂有才力而遺之以輔陛下禍天下乎盜賊資性兇強刀矢慣熟故殺人刦財無所不至小人非才不能動人小人非才不能亂國今天下動極而疲正宜崇惇大養和平

續一綫之脉以躋之生全之區其汲汲也復付宄醫再施毒劑識者知其不可康乃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陛下斥階而用拱焉臣不知康之心何心也惡如高拱誠不可一日使居輔弼以當鈞軸備在南北科道十三疏中中外共知臣不必贅論所可恨者齊康甘為鷹犬受高拱指使搏噬善類顧一巳爵禄不顧天下安危罪浮於拱矣宋揚甲試邑有聲部使者以不降意誣劾之時有猫噬鸚鵡罪無可恕之說康職為御史不咋如鼠之髙

拱反噬鶡鵠之徐階情可恕乎伏望皇上細加體察如果
臣言不謬速賜乾斷罷斥高拱將齊康重加刑治以為
人臣黨邪不忠之戒庶階春芳得以安位行志朝無小
人君子道長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之
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一時誤聽人言說二公心事俱未的確中玄是箇安貧
守清介宰相是箇用血氣不能為委曲狥人之人一時
保留存翁攻中玄者頗多中玄嘆曰非鄉愿不可以得

人聖人中和氣象行無過差有不得人者乎中立説於責已不是世俗習為和同論世俗則是耿楚侗以貪戾二字論説戾之害大以戾病中立最當其他大抵出私見黨同不然也然中立後出首相吏部可為之權一旦在已何如哉何如哉人言嘖嘖縱中立果無入已之贓不能防閑覺察以致有是入已入人其罪不大相遠縱舍此一節不論首相設施吏部黜陟猶夫人而已興利除獘亦未見其有以當人心合天

道比隆虞夏反我國初良法守而行之中玄其得為賢哉瑞嘗先謂存翁不如中玄之高中玄不如存翁之穩悔已一言之誤於中玄有深望焉非以伊傅周召望之也我朝諸公稍陟高位便是全然模稜養望因因循循度日保官孟子謂自以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今之謂也國無幸矣民無望矣中玄鬱火強陽猶可藉之進飲食嗜味調攝真陽反手而之太和元闕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今天下何世哉予筮仕得遊中都歷天下既歸鄉閭嘆世君子每有財帛世界今不如昔之說予始聞而疑之以為此特市井小人自為風俗性中只有箇仁義禮知我輩讀書知禮義辯別素明天光煥發當不如此已而交與益衆更歷既多乃知我輩出沒於聲色貨利之場不得不已奔走於富貴利達之際老死不休蟻之附腥膻蛾之投爝火無以異也視市井輩反為過之古昔公

道大同利無彼已下此小康下此人漸澆漓叔世季世利趨便奪發塚詩書詩云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此直叔季之下者耳講明於讀書窮理之時不自欺心於暗室屋漏之際難乎其人又不必言矣攘攘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誰與易之予之誦此言久矣一旦鄉龍岐父老抵予舍揖而言曰村蒙生端字徳範縣庠弟子員也素有行義問厥所以則曰先辛未三月海寇犯村舉村挈家奔散家用百凡無暇為顧余達妻特持包袱裹銀四十兩及

餘物匆匆失之生後至左右前後無有見焉生亦不知得之者遠近間人物也數日得失主人氏當官衆完璧歸之包袱內藏纖芥無失先是張氏訟官疑似扳指官追為急乃生心事白日青天有是舉也不徒決疑獄於一朝而因得以脫周隆張衡鬬爭不已之患不為利已不為禍人分金酬復生視之若將浼焉余達之懇求村衆之慫慂生原非我有原無此義之言又若義利之辨有以豫明於先取舍之分不待今日慮之而後得之者

吁賢矣失主未明遲回有待今日處事之周也今居家以禮孝友無間姑勿悉只今財帛世界居財帛世界之中獨能自脫於財帛世界之外義利之辨別不爽屋漏之邱監如見有之乎不復有斯人也而今或有之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因鄉父老請不辭而為之序縣奬生喻義學憲王公進生廩膳生加優禮上人之所自為可矣生志趣遠大舉此措之何所不可區區見與於人生之初心不如是也不詳及云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為鄉士夫作

瓊去京師萬里而遥國初以憲臣遥制至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識者以權重勢專補按軺之所不及民之幸也然賢者藉是權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權便已甚者不必言矣賢者不免大抵雜雅俗半真假行已清濁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為之念官則利矣民無利焉至今我生不辰田里嗟怨人思國初之安不見今日之利勑諭事理天顏咫尺瑞未之有聞

也閩晉江史公以嘉靖乙丑守瓊旋晉兵備令七載不貪一節已出士民望外矣其政事則又井井條理胥吏不得援為奸蠹省徭費清符牒詳訟獄寬捶楚三州十邑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宜天下并宜於瓊者公先後皆罷行之大者文詳小者立變瓊内黎外海寇亂頻仍民自視無一日寧矣當事者動以閉城退守為策殘野飽食去來聽之平時無保障之功際變無禦敵之勇幾不知兵備道為何職矣今昔異位公獨毅然

以身迎敵爲士衆先昔之驕子兒戲盡法律之與守瓊日持法不阿無異雖經敗衂不易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知公認真之心而奉行勑諭庶幾矣士論謂周殿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胡嶺泉之峭直胡南山之和易公兼有之勤訓練似顔洞陽志平冦亂似涂伯輔今晉秩叅浙藩政願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者宜瓊矣以宜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績具在口碑不爲惡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修之

功益廣含宏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直道矣擴之有未周皆性分中不滿分也詩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用書以贈

黄廣臺思親百詠序

孟子以善養浩然之氣自許集義慊心以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自任修此孝弟養成此浩然泰山巖巖塞於天地孟子之所以充滿於其身者不徒然矣斯道也堯舜開之史臣約之曰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舜以微典繼堯孟子以養氣上接堯舜無以異也然二典隱而不發知言養氣憤激人心源無異也而孟子益為之擴其流焉韓愈氏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以此而已自是而後上之人無數譽髦斯士每以士氣言之鼓舞誘掖言氣不言義配道與義而義存乎其中矣義氣節氣之說大抵宗旨孟子以浩然之氣養士以繼往開來之責道德性命之微屬之士也聖君賢相百爾有作得士為功而今之士下應上求則有大

謬不然者誦孟子養氣之言不知求之入則孝出則弟之義職在庠序朝廷官之曰弟子師弟子師云者無能可否於諸士子之間建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弟子行之師和之去孟子粹然仁義道德之言别為一種無謙遜無長上競利鬬狠世俗之氣唐代肅而下大學生醜行無賴令日如之商賈之心屠儈之行乃留吏僕未可言也是舉也是義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有之乎其最高焉者决狀元進士於科第之榮而亦不出於貪饕富貴

之念有秀才之名無士氣之實顒昂蹇蹻較之孟子雖若毫釐之差義利邪正較之孟子不啻千里之謬過大學之門而不敢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濟濟多士瑞嘗目擊一方反之天下思及天下驗之一方同流合轍為我國家二百年養士痛而曰浩然之氣將絶響於今日也安得孝弟之人語之以師長之職一旦廣臺黄先生執思親詠刻示予更祈隱括以為弁曰將執之令諸弟子見其端知其悉循循善誘有依據也先生教

長沙長陵水名人士皆有端範貞教之頌先聲有在非苟禄建空名於諸士子上人也身言無之迴道術於既倒返士氣之方頹師道立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有望矣用是不辭而為之序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廣臺錫之真正大英雄却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晦菴之説得統孟子諸士子慎毋以予言為不然云

贈王朋江陞寧波府太守序

自秦而下天子奉天撫有天下内公卿外守令殷輔參

陪官惟備矣君子謂惟守令為重葢先王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諸侯今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守令今之守令古之諸侯也我祖宗待守令加隆繩守令之法亦加嚴悉日久法玩皇上御宇吏治一新銓部諸臣拳拳然守令為念然迄無如孔門由偃漢世卓魯龔黄應上求者起於官為傳舍不如私土子人之專入仕之初有異心矣而又聖賢之言不足以破世俗好官之論患得失為初心善承迎為完計理不勝欲而卒之民之於守漠

然不相關矣論者欲為核實之方久任之法久之誠是
也此自國法言之為良耳法有所不及君子一體萬物
不以時而加損率性而行不因人為作輟是故立本於
田宅樹畜之先和心於庠序孝弟之後文為經綸武以
保障仁興利明詰奸隨事而應應於其方莫非為民計
也亦莫非自性而來也彼居然世俗之論無忤於撫按
無忤於鄉士大夫而又欲無拂於民簿書催科儀文獄
訟富與教無間焉性中曾有是來乎傳曰心誠求之雖

不中不遠矣言保民也保民而分所保之念於干譽之人此時此心為誠為偽心誠求之自性而求之也性無是來君子率性是故上欲官之執此以往同所性於人上不欲官之執此以歸守所性於已聖賢之道也道自聖賢參於天地故愚嘗以為據孔孟之說而行之官之善也別為一種巧宦之說圓變自令不自古昔不善官者也而未易與俗人言也隆慶三年春寧波守缺銓部以朋江請天子俞之朋江能於性者也乃浙溺女貪詐

之風淫靡游食之俗令得以改於其舊一人標準而世俗之論破矣用是因同鄉輩欲為贈忻然書之若夫縣令之政御史之真君子曰青蘿先生為不亡者古人愛人不以頌而以規言可畧也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為兩學師生作

瓊古珠崖郡令儆區矣貨饒之名尚在人耳有吏於此後視令令視昔未涉鯨波先營囊橐甚者蓄貨積實如餓豺狼上率下法貪濟貪而民日居割剝吞噬中矣且

地去京師萬里按軺不及毀譽易淆甚哉賢者之難也莫能久於其位而貪者酷者焉能有無者比比巧彌縫蒙私庇無利於民有悅於上謝今去不亟上官不我亟也中人值此干譽動心百計逢迎無恤人巳暮夜無知瓜子海物不可得而言矣奪諸彼以予此且惟藉譽口則申媚之士子鄉官之奉一需之民而民愈難乎其為生矣遐陬肆意貪泉負心嗟嗟遠民蘇息何日閩方齋史公來自晉江守瓊旋晉兵備七載一日如節省民費

嚴勑吏胥謂民究之所及也天水違行雖小而慎姑不為悉珠瓊之名人所忻得公習覩之矣餽遺先例公無犯焉土貨民財不入胸次脫於其俗愜人心矣燕喜課士訓先仁禮得一善惓惓然奬而納之惟法所至則又小民同公不士故異愛民愛士有權衡焉先例貸若士而遺民不與行也持法不持私後先政事大率如此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巳之欲公其有焉以此益民民得蘇息先時兒戲論兵公身先士卒

寇來迎敵退躡蹤士驕將慢不奉上命舊矣公一以法律之事有誅之不可勝誅者不得已存化行以漸之心而實執孫武宮嬪之法屢經敗衂益厲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反公重焉知公也誌紀黎亂屬之涂棐之才與志十字郡邑公日夕未忘也外寇方殷業未暇及可謂有其志矣士論上周栁塘殿山次及公言兵則謂公發揮之可涂上下令晉參淅政乞言以頌夫公奉職不恤身執法不為黨淡泊養心不見貨利是道也普之

天下可也何有於浙士心鏡善惡無係於私可念也用是不辭其請且使後公者知有士論公晉級有日亦思為瓊計云儒有高不臨深言無忌也今日私恩明日公法漢人行之毋替發揚之功益廣蕪包之度一體萬物蕩蕩平平又諸士終惟厥初之望頌不忘規意也併書以贈

壽南瀛吳公八十一序

南瀛先生吳公家郭南自幼以忠信之美聞於黨里雖

溺於世俗華靡之中不安於世俗華靡之習谷神不死謂天地根莊老發之世之言養生者宗焉公得天之美不期近似已而業郡庠賓上國交及天下貌古心實識者器之藏其虛寂之體而不能顯其因應之用師莊老而失焉世有之矣嬰兒未孩玄牝完固然區區內守無補於人無裨於天下國家君子無取焉弱志強骨莊老非為養生計也養生之秘率不外是存養立命言其功還虛久視推其效無二說也公壯年學問本原於孔孟

發揮充拓執古為貞宅御今為應歷實之莊老歷仕歸田中道若性瑞嘗掇其始末秀才事業無傳於人不必言矣世宗皇帝鋭然有為初年志趣超三邁五雖土木一役亦罕有以是當簡在者公晉甲科郎署工部適承其會鮮我方將經營四方進四品留用駸駸然世宗之視公大用指日矣念彼共人取途權要公上答天子下揖相公凝神抱一執此而往泊如也以此罷歸亦竟以此自信雖享有田園之奉而胸次悠然實超然於富貴

之表怡怡閭里將若終身且日規日勸諆與鄉人同歸於道事之哿陷不明則亦已矣一有明焉子姓至親法不為諱失之於前復之於後與先日逆覩嚴氏今日誅亡守一不阿無異張公藝以九世閫無能改於武后之非而重高宗隱忍之過君子尤焉公不為無忍不為百忍白日青天其心其事大率如此用能滌除玄覽開闔天門歛藏於專氣致柔之淵迅通於沖用不窮之會惟公得天惟天壽公不偶然矣瑞公門弟子所願百歲師

公今癸酉二月八日公八十一誕辰也鄉父老子弟謂予知公徵一言為公頌先得我心樂共此舉鄉人之言又曰公父復菴唐尚書諱賢秀為瓊始祖公繩祖武發祥有在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下之道徹於是矣凝神立命無越於此復菴獨覯於復惟公以復得天源蓄流長父作子述詩云樂只君子胡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公父子以之幷書以頌予傷公之未究厥用也載營魄抱一言公言其心也榮公之壽本於復菴原其自

也道其實也唐尚書公世遠事湮言可畧云

贈周柳塘入覲序

善言仁者莫如伊川伊川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天地萬物為人性所必有天地萬物為人道所當行仁人性也少有不盡之分而生人之道缺矣我祖宗設官分布寀宇待守令至隆律守令亦急而峻夫其特於守令加之意者葢天地萬物之性于守令也體之專天地萬物之性于守令也行之切廣土衆民君子欲之

欲我性也是故寒為之衣飢為之食爭奪焉與之息有倫理焉講明使之知所趨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猶之吾身言身則疴痒呼吸之必調言道則起居食息之惟慎是故守率守之職令率令之職而性道行乎其間矣慨自性學不明國法日久弛玩謀家利已之念勝彼萬物一體之初不曰官所以行吾性也而曰資之以榮吾家也操筆而儒者操戈而盜蘇老泉未若遠之可憂萬里京師之瓊實當之閭閻疾苦之情顚頞之狀生靈之命

懸於守令不懸於天子尤有難乎其為言者矣柳塘周
公令三月涖瓊一以聖賢中正之道行之即所行政若
宴僚屬清符牒懲惡勸善節用愛人和平之中嚴毅濟
之宛然顏賜由宓諸人矩度下車之日百利隨興百弊
隨革無所不罄其心矣諄諄焉教化先之舉斯民同歸
於善公用道學飭吏治龔黃卓魯不足為公言矣不徒
從事於簿書獄訟之間而直探斯民心心相感之妙用
聖賢準矱收聖賢治功窮谷深山莫不翕然有去惡惟

公是從之心莫不忻然以前無有也為公頌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前後之守則然也公認得為已何所不至二百年來民情今日始洩二百年來民心今日始安秋八月藩司擬公入覲遵王制也瓊民幸公之來悲公入覲於公又不免一歳之隔赤子慈母可朝夕離乎士大夫之情與民同之徵予一言為公贈予嗟吏治不貪則俗古君子不可復見於世也於抑塘見之忻然書此以贈且以促公覲事畢而來歸速慰民望焉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聖天子壽考作人付其事於國子學在外付之府州縣庠成周九两繫民師用賢儒用道我朝因之重選也近年以來學校官無可為諸弟子範者諸弟子自為就師特營舉業希科第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三五員費民禄食共而為之銓司視是空名無補薄之不與權顯遷次士子得此因亦自薄一官終身素餐為事見今日之非不求之先日之是藉口為貧而仕習非不可破也而祖

宗設官初意無可言矣元山陳先生幼負大志一旦以資年應貢授古田學訓拜命天庭充然無畀貶其官之意日語人曰君子性定於天官爵不與胡安定教授蘇湖今如見也特非人為之耶吳沈諸賢相繼卿相我朝有初志剛氣邁予聞而嘉之願一言為元山助元山之所已知者不必言之矣夫君子講道於讀書窮理之時而不能不移易於外與物交之際是則世俗之論天下皆迷牽之而已浩然之氣原自天與惟孟子發之後世

因之有士氣之論夫士威武不能屈富貴貧賤不能移任以天下誠非復養浩然長河東注百折而不回焉不足與有為也以氣養士無遺説矣然孟子義慊以生今人爭克助之長一切利則趨勢則競無長上無謙遜莫能由孟子之浩然會堯舜之精一小人而無忌憚也皆以士氣言之俗謂秀才為難管言氣之無有於道也學校官不能止其用氣之邪反或和其用邪之為當相率為謬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

天下治矣其能之乎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是無惑乎聖天子臣無克艱之思心術恒難其寄之嘆皇皇當宁若無一臣可為倚賴也朱晦翁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却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若氣血粗豪一點使不著也與孟子浩然之旨正相發元山正氣人也予慮其或牽於世俗之說也用是即士氣之直養無害配道義者以為贈元山之所已知者少有過焉吾氣正而相說以解矣不必言也

贈顧懐東晉京兆丞序

天子奉天子民我祖宗臨御在外以其事付之府州縣布政使統之兩京二十府直隸六部順天應天不以直隸稱秩三品體貌與部寺一根本重地天子所寄以奉若天道父母吾民尹若丞其選也王化首被四方瞻仰故凡爵位服命望司府特崇重焉列聖率由未之有改至今晉秩往往六卿之亞布政使無及焉人榮且崇之亦未之有改問職分事庶富教無聞焉素禄曠官視外

司府為甚彼其人之自視初不曰食浮所事人也銓部亦初不曰職業不修人也其獘起於養望待遷之說謂官列九卿不應復爾細務又畿甸法工部理街渠御史分五城廵察厰衛廉奸犯近侍董國威拱衛宫闕奠一人府縣事無侵及也今也不然有侵而為之者四者權力與府尹丞抗彼侵之從而與之事可自行者謂體貌隆重不當為侵奪於人者謂先例於是不能反制無是也而令自失之順應之民休戚於尹丞不相關涉尹若

丞令日人猶榮且崇之吾誠不知所以爲崇不知其所
以爲榮矣懷東先生壬辰登進士第任給事疏大禮大
獄諸臣恩宥與先皇帝争是非忠心義膽争光日月三
十年危且賤安心處之無幾微見顔面誠知吾職所至
而義與之俱未有守道而失官者毫髪詭隨不爲也志
氣既起塞於天地舉而措之無不可也令春以銀臺叅
陟丞京兆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聖天子化行先近
於懷東乎屬之矣北上有日執贈處義懇即氣節稽事

功占小於大忻然書此以復非為佞也若夫昧虞廷協恭之義漫不可否事占筆涉位署惟謹如韓退之所譏者又不必為懷東言之矣

贈趙三山德政序

天下官於民稱父母自縣令始其切近於民稱官則一邑之人春温不稱官則一邑之人秋殺亦自縣令令天下令何以哉下民易虐取脂膏而囊橐之盜跖四知口雖不明其然心實視之天下同風為當然事其不然者

狃於世俗行已清濁間於今為利之說執而行之上司過客鄉士夫有私厚焉秀才一介儒生無勢而有低昂口舌厚學校士又令人謂居官第一事也上下渾成一團私意心與口居之不疑又視為當然而行之矣貪者此其彌縫不盡然者此為要譽遷擢完全之計私厚用財物財物民之脂膏充之私厚聽鄉豪武斷貸於此究抑於彼今之仕也為已曾有念及吾民不暇及其他者乎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毫髮侵漁

者加憐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今也不然變而雜犯其視之為當然已非一朝一夕之害矣況瓊去京師萬里貪泉易心毀譽淆雜予方悲豪傑之士無所待於人而興者無其人也萬歴天子登極之秋三山趙君以奉化邑博任瓊令旬日間一邑忻忻向榮百凡改人視聽父老謂世道一新二百年來無此縣官也瓊令今日得有機會飢食渴飲德教流行交會之間說者之言有所感發而然非虛美也三山政績見紀瓊

治録刻本其未詳者諄諄然禮義忠信桑綿麻豆曰為小民㡣勸相質為奴之俗用柳柳州方計移之里甲絶其費用紙贖捐之與民隨事而應無非民教民養先聖賢有行之法三山直方豈弟寔政寔心待小民温然可掬赤子慈母不是過矣僚屬吏胥豪家奸黨先日借之為虚譽視為當然三山一以朝廷明罰勑法行之一時人快其峻目之曰趙御史愛三山者持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之說三山曰獲乎上有道舍誠明而得之

上吾不知之也吾不爲之也三山氣剛行峻知有民不知其他大率如此用能脫小民於水火之中而不免置奸豪於夏日秋霜人所不堪之地謗言朋興願公之去良有自矣昔人不以得民難爲子産病無得於勢豪敗類世俗之見曾足以爲三山累乎學校有知識士無私計者忿然不平司訓馮先生率之亡一言爲贈以釋且曰請有規焉士習以贈文市利予方病之今日不得其平而鳴視舊例遷獎則舉有大焉言之不可以已也爲

是不辭其請車攻之六章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并歌之應師生意若曰太剛則折不講於太和元氣區區鬱火強陽是務去馬庸醫也持鄉愿易血氣予不敢為三山願之矣

備忘集卷一